



## 《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及其现实意义

张守民

2009-02-04

**摘要：**本文介绍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和恩格斯为这一著作1891年单行本撰写《导言》的历史背景，概述了《导言》的基本思想，阐明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学习和研究，认真区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进程中“比较早期的著作”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用科学、准确的概念阐述、宣传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新的观点”；应当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比较早期的观点”、“旧的论述”同他们思想成熟阶段的“新的观点”一致起来，而不是相反。

**关键词：**《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导言》；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正确理解、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它不仅直接关系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而且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撰写的导言（以下简称《导言》），阐明了正确理解、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一、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与恩格斯撰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

《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根据他1847年12月下半月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发表的演说写成的。演说发表时，马克思已完成了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的论著《哲学的贫困》（1847年7月出版），“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1]（P205）。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雇佣劳动与资本》同《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哲学的贫困》一起，列为他和恩格斯“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他们的“见解”或他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的著作[2]（P34）。这无疑表明，《雇佣劳动与资本》同《共产党宣言》一样，属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1848年初，马克思打算在布鲁塞尔发表这部著作，但由于被逐出比利时，这个愿望未能实现。1849年4月5—8日和11日，这部著作以《新莱茵报》社论的形式首次发表，但没有刊载完。《新莱茵报》被迫停刊后，马克思曾想出版《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单行本，但未能亲自实现这个想法。1880—1884年间，《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了几种单行本。1891年2月20日，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书记的理·费舍写信通知恩格斯，党的执行委员会决定再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并请恩格斯写序言。恩格斯说：“所有以前发行的版本都是一字不动地按原稿印行的。可是，现在刊印的新版是宣传性质的小册子，销数至少应当是一万册，因此我不免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本人是否会同意不加任何修改地重印呢？”[3]（P321）《导言》就是为回答这一问题而撰写的。

恩格斯提出并回答这一问题，是为了适应当时变化了的历史条件。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和1876年第一国际自动解散后，“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空前大发展的时代，即工人运动向广度发展，以各个民族国家为基地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4] (P417)。到19世纪80年代末，德、法、美、英、俄、意等欧美13个国家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和组织。这表明各国工人在独立自主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他们还很年轻，缺乏组织和领导斗争的实际经验，在政治思想上还不成熟，因而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和宗派主义的影响。因此，需要帮助和指导各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和组织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实际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工人政党与各种类型的宗派组织和小集团不同，它首先是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保持密切联系的“真正的工人政党”[5] (P677)；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任务，不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作“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而是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论去行动，??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的运动，接受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并??逐步地把运动提高到理论高度??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来说，就是??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5] (P680)因此，恩格斯反复向各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指出，党的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2] (P636)，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善于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是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站在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坚定不移、始终一贯的“基本条件”。[5] (P669)

如果说以前各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大多是通过其领导人，以各种方式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得到帮助和指导，比如，1880年法国工人党的党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应法国工人党领导人的请求参与制定的，纲领理论部分的导言是马克思口授的，那么现在一切都变了。首先是，各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总目标、总任务虽然相同，但由于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千差万别，各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在特定历史时期面临的具体任务却各不相同。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对各国的具体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一一作出判断，回答各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正如恩格斯在致俄国劳动解放社的创始人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所说，“至于我，对俄国现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5] (P669~670)这就要求各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把它同本国的具体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结合起来，独立地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其次是，随着各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队伍的日益扩大，日益成为群众性的党，党不仅要带领广大党员进行斗争，而且还要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而后者是不可能依靠直接向马克思恩格斯“请教”这种方式的，只能通过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请教”的方式。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决定再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各一万册，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所以，恩格斯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要在理论和久经考验的策略方面毫不动摇”[5] (P678)，要“根据原著”而不是“根据第二手材料”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5] (P697)。由此就产生了正确对待马克思的著作的问题，当然这也包括恩格斯的著作。

## 二、恩格斯《导言》的主要思想

1.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著作，认真区分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比较早期的著作”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恩格斯在《导言》中明确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一个形成、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以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出版为标志，区分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阶段：在此以前，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产生、形成阶段；《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他的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治经济学批判工作”[3] (P321)，创立了自己的经济学说，此后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成熟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区别就在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1859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中，有个别地方与他在1859年以后写的著作中的论点不同，并且从较晚的著作来看，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3] (P322)。这里具体指的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本该用“劳动力”的地方，马克思在原稿中用的都是“劳动”。把马克思的著作区分

为比较早期的和成熟的两个不同阶段，也是符合马克思的看法的。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他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过程时，把他们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称作“清算”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的著作。[2] (P34) 由此就可以断定，马克思认为，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撰写的著作，从世界观上说同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世界观并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既然如此，自然也就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撰写的著作简单地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而应称之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或马克思主义形成阶段的著作。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只有《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才是他们“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他们的“见解”或他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的著作，也就是说，只有这些著作才是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世界观形成的著作。因此，从世界观方面说，只有上述著作及其以后的著作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恩格斯对于自己的著作也是这样看的。例如1884年6月26日，俄国女歌唱家、民粹派革命家利尼尧夫的妻子叶·爱·帕普利茨写信告诉恩格斯，为了在俄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她正在翻译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并请恩格斯提供一些他和马克思的不太为人知道的、可供翻译的文章。恩格斯在复信中说：“虽然我至今对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会比带来的好处多。”[6] (P172) 又如，1892年7月，恩格斯在为自己早期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出版）德文第2版所写的序言中说：“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决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恩格斯指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这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斗争之上的“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很快就会变成“自作多情的空话”而“烟消云散”。接着，恩格斯用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纠正了上述观点。他说：“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5] (P423) 针对那些“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上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的人，恩格斯严肃地指出：“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5] (P423~424)

当然，这里所说的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比较早期的著作”或“马克思主义形成阶段的著作”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区分也是相对的。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为标志区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这两个不同阶段，是就辩证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世界观和马克思恩格斯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而言的，并不是说此后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方面都成熟了、完成了。比如《雇佣劳动与资本》，就其所包含的世界观和“有决定意义的论点”而言，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就其所包含的经济学思想而言，就是不成熟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形成阶段的著作。从认识论方面说，辩证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只是为马克思恩格斯正确认识和说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提供了研究的“指南”、“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 (P688、743)，但要取得科学成果，达到对具体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说明，还必须像马克思在谈到他的经济学研究时所说的，“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从个别上升到一般”[2] (P111、31)；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2] (P39) 因此，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同样有一个形成过程。不能认为，在成熟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一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所涉及的一切问题的看法和结论都是正确的、深刻的、成熟的。

2. 宣传马克思主义, 要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进程中的“旧的论述同他的新的观点一致起来”, 宣传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新的观点”。

恩格斯在《导言》中清楚地说明, 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出版马克思的著作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在供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版本中, 作者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所包含的这种比较早期的观点, 也应该得到反映; 作者和读者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任何修改地重印这些比较早期的著作。在这种情况下, 重印这些比较早期的著作, 我连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个字。”“但是, 当新刊行的版本可以说是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作用的时候,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场合, 马克思一定会使这个发表于1849年的旧的论述同他的新的观点一致起来。所以我相信, 我在这个版本中为了在一切重要点上达到这种一致而作的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是完全符合他的心愿的。”[3] (P322) 这就是说, 恩格斯认为, 同样地, 马克思也赞成, 应宣传的是马克思思想成熟阶段的“新的观点”, 决不能把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比较早期的著作”中的“旧的论述”、“比较早期的观点”当作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宣传; 应当使这些“旧的论述”、“比较早期的观点”同马克思思想成熟阶段的“新的观点”一致起来, 而不是相反。如果把这些观点, 例如, 把工人出卖“劳动力”说成出卖“劳动”, 等等, 当作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宣传, 就“会由于一些术语还不够完善而在工人中间引起混乱”[7] (P43)。

正因为如此, 恩格斯在“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作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新版本中, 对马克思的原稿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3] (P322)。这就是他在1891年3月17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说的,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使用的还是他创造剩余价值理论以前的那些术语, 目前, 要出版一万册小册子进行宣传, 这些术语就不能原样保留下来了, 因此我必须把它们全部改成现代用语, 并加以说明。”[7] (P50) 恩格斯同年3月4日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的话说, 就是把《雇佣劳动与资本》原稿“提高到《资本论》的水平”[7] (P43)。

《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原稿经过这样的“修改和补充”, “已经不是像马克思在1849年写成的那个样子, 而大致有些像在1891年写成的”。[3] (P322) 恩格斯这样做并没有歪曲或篡改马克思的思想, 因为他完全是根据马克思思想成熟阶段的“新的观点”, 修改和补充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旧的论述”的。比如, 1865年6月,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明确地强调: “工人卖的并不直接是他的劳动, 而是他的暂时让资本家支配的劳动力。”[2] (P75) 由此完全可以想像, 如果马克思还活着, 他也会在“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作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新版本中, 毫不犹豫地把原稿中的工人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修改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雇佣劳动与资本》原稿中的“旧的论述”, 即“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 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是马克思在其经济思想成熟阶段的著作中抛弃了的观点。

3. 用科学、准确的概念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

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新版本中, 把马克思原稿中“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修改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或者用恩格斯的另一种说法, 把《雇佣劳动与资本》原稿“提高到《资本论》的水平”, 实质上就是坚持用科学、准确的概念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理论。恩格斯说, 把马克思原稿中“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修改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并不是单纯的咬文嚼字, 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3] (P322)。这里说的“极重要的问题”, 就是“创造价值的力量”、“价值的源泉”问题。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虽然发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为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的”, 但由于他们不能区分“劳动”和“劳动力”, 把从工厂主那里“因袭”来的“流行的看法”, 即工厂主购买和偿付的是工人的“劳动”(亦即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 “天真地搬到政治经济学中”, 因而在理论上“造成了不可思议的谬误和混乱”。[3] (P322、323) 恩格斯在《导言》中具体阐明了把工人出卖的、资本家购买和偿付的说成是“劳动”必然陷进的“一连串的矛盾”, 并且指出, “不管我们怎样挣扎, 只要我们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值, 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 古典经济学就多半是由于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走入“绝境”的。[3] (P326) 把工人出卖的、资本家购买和偿付的说成是“劳动”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原稿中仍然沿用这一说法也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在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把“劳动”和“劳动力”区分开，阐明了工人出卖的、资本家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同一切其他商品一样，一方面具有价值，即“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2] (P173)，另一方面又具有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2] (P185)。马克思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2] (P184~185)就是说，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不仅能创造价值，而且能创造出“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价值。资本家按照商品交换原则支付了工人劳动力的价值，便获得了工人劳动力的使用权，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便归资本家所有，从而劳动力的使用所创造的“大于它本身的价值”的价值便归资本家所有。这就是剩余价值的秘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这样，马克思就解决了“那些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从‘劳动’价值出发而无法解决的困难”。[3] (P328)

由上述可见，把“劳动”和“劳动力”区分开，确认工人为取得工资出卖的、资本家支付和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力”，而不是工人的“劳动”，对于马克思创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说、揭露剩余价值的秘密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经济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正是建立在“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分的基础上的。由此也可见，恩格斯把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原稿中的“劳动”改为“劳动力”，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重要意义。这就是说，只有把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原稿中的“劳动”修改为“劳动力”，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经济思想才真正成为科学。

### 三、学习恩格斯《导言》的现实意义

恩格斯在《导言》中阐述的思想，对于我们正确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抵制和反对各种有意无意地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要认真区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进程中“比较早期的著作”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决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比如，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站在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写的著作，如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恩格斯反对谢林的文章等等，就今天来说，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思想及其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具有历史意义，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又比如，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时期的著作，带有过渡性、不成熟性，既包含一些新思想、新观点，同时也程度不同地带着它由以产生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它的祖先”的）旧思想、旧观点的痕迹，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新思想、新观点往往因其还不成熟或没有找到恰当表达的新形式，而不能不用旧形式来表达。对照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使用的概念、作出的结论往往是不严格、不准确的，有的甚至是不正确的、错误的。学习和研究这部分著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由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者的，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从而对我们理解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的理论体系、历史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有重要意义。但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分著作中使用的概念、提出的观点以及对这些观点所作的论证等，都应认真地研究，不能盲目接受或宣传。我们宣传的应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新的观点”，决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进程中“比较早期的观点”、“旧的论述”当作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宣传；应当使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进程中“比较早期的观点”、“旧的论述”同他们思想成熟阶段的“新的观点”一致起来，而不是相反。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

拒绝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用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比较早期的著作”，其中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否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用马克思“比较早期的著作”中的“不妥当的，甚至不正确的”术语、论断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人道化”，把科学社会主义“伦理化”，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内容解说为“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接受过来的异化思想”，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否定、取代“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学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法。这种“手法”的实质，用美

国著名的极端反共的“马克思学”学者S·胡克的话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能够“对共产主义进行批评的最有利和最有效的根据之一”；用前西德的资产阶级学者G·巴尔契的话说就是，“以共产主义之道还治共产主义之身”，使共产党人“困惑、糊涂和思考”。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但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这股思潮也广泛地影响了我国理论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理论界一些学者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说为“人本主义的新形态”、“实践的人本主义”、“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践哲学”，等等，其所谓“根据”大多来自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不妥当的，甚至不正确的”术语和论断。他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以后的著作和书信中不止一次地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5](P579)，称他们所创立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8](P261)，是“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2](P41)，称他们所创立的经济学说的“基础”是唯物主义[9](P359)，称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5](P628)，等等，一概置之不顾。

他们不是像恩格斯那样，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新的观点”去“修改和补充”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的“旧的论述”、“比较早期的观点”，而是用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的“旧的论述”、“早期的观点”取代甚至否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新的观点”。这是我国理论界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必须纠正的错误倾向。毫无疑问，我们今天根据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原稿，把工人向资本家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资本家购买和偿付的是工人的“劳动”等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同样地，如果我们今天还根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某些“不妥当的，甚至不正确的”术语和论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曲解，那也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科学地、准确地阐述其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恩格斯之所以要对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原稿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把它“提高到《资本论》的水平”，并且相信他这样做“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心愿，就在于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他们的理论不是“狭隘的宗派学说”，不是他们从自己头脑里构想出来的“永恒真理”、“唯一能救世的教条”，而是“由历史运动产生”的工人阶级“革命的科学”[3](P155)，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3](P285)。早在1874年，恩格斯就叮嘱德国党的领袖们，“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2](P636)这种“研究”自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研究客观现实，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工人阶级解放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二是要研究工人阶级解放的理论本身，使这个理论体系的概念、观点、原理更加正确、准确、完善、科学，也就是说，更加符合客观实际。这其中就包括用新的更加正确、准确、完善、科学的概念和论断取代比较早期的“不妥当的，甚至不正确的”术语和论断。马克思恩格斯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就包含着他们为工人阶级解放制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所付出的辛劳。1858年，马克思“整整一个夏天”都在患病，“不论写什么东西都要费很大劲”，但“有时为了推敲几个句子（当时马克思正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引者注），仍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10](P341)1890年，恩格斯在批评那些只会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而自以为非常了不起的“依附于党的青年作家”时说：“这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于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5](P692)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精神——包含着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深情挚爱和忠诚的科学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继承和发扬的科学精神。

继承和发扬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精神，就要坚决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学习和宣传，不是坚持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论证和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的工具，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寻章摘句，既不顾客观实际，也不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用“我”之所用，取“我”之所需，随意地引申和解释，并冠之以“马克思认为”、“恩格斯认为”或“马克思主义认为”，等等。这种错误态度造成的危害不仅在于作者论证的观点是错误的，更严重的是他们把自己的错误观点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的而贻害广大读者。比如有一篇论文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表述“代替那存在

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题”包含丰富的“人本主义的内容”。事实上，这一经典表述不仅不包含“人本主义的内容”，而且是同“人本主义的内容”根本对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是以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3] (P294) 为前提的。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无产阶级“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 (P87)，它自身就包含着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改造资本主义旧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人本主义只承认“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平等，不承认人与人之间现实存在着的阶级差别，更不承认甚至反对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改造资本主义旧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反复阐明的，共产主义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由此可见，作者的这种引证是完全不正确的。对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应该提高警惕并坚决反对。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 [4]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

(来源：《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9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一条 黑格尔：唯物辩证法不可或缺的思想环节—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研究  
下一条 “世界历史”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实践唯物主义重建

网络链接 | 联系我们

版权所有：中央编译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编：100032

设计制作：文献信息部信息技术处